



回家过年

●常耀宗

“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”，这句老话道出了传统节日春节在国人心中的千钧分量。那份隆重与热闹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成为孩子们最殷切的期盼。过年就意味着能吃上各色美食，能穿上漂亮的新衣，还能尽情玩乐，感受烟火气，日子过得轻松自在，欢欢喜喜。

我的回家过年，是回乡下老家陪祖母过年。每逢寒假，我和大哥就忙着整理书包，把用不着的课本掏出来，只留下语文、数学和寒假作业，再收拾好所用物品，像是要奔赴一场盛大的远征。在等待的那些天，我俩全力以赴赶写作业，一心想多腾出时间，回老家痛痛快快地玩一场。

刚回老家前几天，必然是彻底地放松。昔日的玩伴逐个找齐，村里能玩的花样——玩遍，直到日落西山，浑身冒汗才肯罢休。可没逍遥几天，祖母就唠叨起来：“回来几天了，就光顾着疯玩！还不快去写作业，啥时候能念成个书？”于是，放纵的行为有所收敛，渐渐地学玩兼顾起来。

老家的村庄因地势分为南梁与后卜两处。一进腊月，在外打工的男子们陆续返家，乡里乡亲凑在一起，打扑克就成了过年期间的一大趣味活动。我们常跟着本家二哥、四哥跑到后卜去看他们打牌。其实爱玩牌的就那么些人，常聚的地方也就那么三五户人家。三人一组，六人一伙，男女皆有，往炕上一坐，围成一圈，不分白天黑夜

地酣战起来。夜里的牌局最热闹，双方你来我往，好比张飞大战马超，杀得难分难解，常常一打就是大半夜。有时打完一盘，双方你说我出牌太急，我说你算牌不准，一言不合就拌起嘴来。看着大人们像小孩一样争得面红耳赤，我忍不住在一旁偷偷发笑，心想：原来大人们也高明不到哪儿去，和我们这些小孩差不多嘛。当然，吵着吵着，一般都被同伙劝住了，双方很快就又进入你争我夺的僵局。特别是战局每临尾声，你出几张扑克，他正好打住了，输的一方后悔不迭地叫道：“哎，这下打到人家手里了。”后来，我从大人们口中得知，打扑克的制胜关键在于记牌、掐牌。尤其是要盯紧四张4和大小王去向，只有摸清这些牌路，才能抢占主动，稳操胜券。打扑克，无疑成了过年记忆里一个鲜活片段。

去二哥哥家看电视，听他讲打故事，也是一大乐事。那个年代，二哥是较早赴包头、太原等地闯荡的年轻人。他从盖房小工起步，干到砌石头护坡、打石子，凭着苦力实干成家立业，还买回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，这在当时可是稀罕物，大人小孩天天挤着去看，给平淡的日子增添了不少乐趣。最受苦也最挣钱的营生当属炼焦炭了。在炼焦厂里，二哥和工友们挽起裤腿赤脚踩进煤水坑，摸着水管冲净煤块上的泥垢，随后将煤晾干碾碎，掺上黏土拌成煤料，一锹锹填

进炭化室。烧三五天后，赤红的焦炭裹挟着热浪滚落出来，众人立刻浇上冷水，白雾腾起，焦炭便冷却成乌亮的成品。二哥一年下来可挣两三万元，这在当时算得上是高收入了。那年头外出打工也有欠薪不给的，最后辛辛苦苦一年两手空空回家，真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难言。二哥的讲述，让小小的我隐隐觉得，外面的世界虽然精彩，但也暗含着难处。

俗话说：“过了腊八就是年。”在农村，真正奏响过年序曲的当属腊八节。天不亮，祖母就起来把预先泡好的红莲子、红枣、小米倒进锅里，加入适量的水做起腊八粥。天蒙蒙亮，就叫我们赶紧起床，说等太阳出来再起会得红眼病。我们信以为真，争先起床，与大伯、三伯及几位堂哥直奔井沟刨冰，每家都拿回一块尖而高的冰块，郑重地插在粪堆顶端，祈求新年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忙完进了院，醇厚香甜的腊八粥混着热气扑面而来。“哇，好香啊！”我和哥惊呼着，一进屋就盘腿坐炕，捧着碗，大口吃起那稠度刚好，口感极好的腊八粥。此时，大伯也坐上炕，他不忙着吃粥，而是把碗里的粥慢慢掂成半圆，然后把粥高高抛起，又稳稳接住，一遍又一遍，看得我们笑个不停，心想：大伯这分明是在“演”粥呀。后来听祖母说，掂粥是腊八节的一项传统仪式，大伯一直承袭着祖父传下来的老规矩。粥掂得越高，口感就越均匀稠滑，寓意新年和顺，生活富

足，好运连连。听罢此言，以后再看大伯掂粥时，我们非但不笑了，还学着他的样子也试试。只可惜，如今这种有意思的老习俗，早已没多少人记得了。

腊八一过，祖母便开始压粉条、蒸馍馍、炸麻花、炒瓜子备年货。压粉条时，总会来几个五六十岁的婶子帮忙，我和大哥打下手。压粉条得有个和面的好师傅，先把面粉烫成熟芡，接着往熟芡里掺上白矾粉，再和干粉揉成粉团，这叫矾打底。每次和多少面、加多少白矾、分几回压完，这些诀窍师傅都拿捏得恰到好处，我在一旁瞧着，心里不由叫好。再说把粉条煮好，粉条被放进冷水桶，负责把粉的人需将粉条从桶中反复提起、放下用来降温，随后团好粉条放进筛里。这样一来是沥干水分，二来是让粉条能凝成规整的粉坨。粉坨的大小、分量，也考验那人手上的熟练功夫。说到底，压粉条的手艺是乡亲们在实践中练就的。那时候，家家户户每年大约要压三十多个粉坨，有圆粉，也有板粉。压好粉条后，按乡下的规矩，人们总要盛一盆粉条，舀一勺素油烧得滋滋响，抓住葱花或扎葱花炆锅，再往粉条上倒些醋，大伙或坐或蹲，呼噜呼噜几口就吃完了。那股朴实的香味儿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腊月二十三是扫尘的日子。这天，我们早早起床，把家里的一应物件都搬到院里，接着拿鸡毛掸子拂去墙上的积尘，随后把预先泡好的石粉搅

匀舀进小盆里，供堂哥堂姐们刷墙。两遍下来，家里的墙壁变得洁白光亮。

次日，我和大哥去邻村的供销社买年画。什么福禄寿星、梅兰竹菊……看得人眼花缭乱。最终挑了连年有余、金龙献宝、八仙过海、福寿有余这类画。贴年画的仪式是庄重的，祖母负总责，大哥站在凳子上，手里捏着图钉。我踮着脚站在下面，仰着脸子指挥着“往左点儿”“再高点”，最后祖母说可以了，大哥便把图钉稳稳按进年画的四角。待一张张年画贴好了，整个屋子瞬间就鲜亮堂皇起来，充满了过年的喜庆氛围。

祖母手巧，窗花大多是她亲手剪的，往明亮的玻璃窗上一贴，喜鹊登枝的灵动、花开富贵的喜庆、竹报平安的祥和，那一抹抹红跃然窗上，格外惹眼，把年节衬得满是暖意与温馨。

年三十早上，我们换上新衣，攥着小鞭炮在村里嬉闹燃放。年夜饭过后，村头巷尾撞见闲逛的狗，我们便拿手电追着打逗，瞧它们仓皇逃窜的样子，笑声混着鞭炮声在山村上空回荡。夜里十一二点，各家煮好的猪头肉刚出锅，我们就飞奔回家，夹起大片肥肉蘸上醋塞进嘴里，大快朵颐。

后半夜一点，是接神的时刻。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垒起了旺火，有炭旺火、木头旺火，还有胡麻柴旺火，每堆火上都挂着一张“旺火冲天”的小红联，寄托着财运旺旺、日子红火的心愿。等火旺起来烟雾变小，各家的男人们便笑着招呼自家孩子，一起搬出早准备好的鞭炮和礼花。孩子们踮着脚，抢着去递火柴和火棍。霎时间，一声声清脆的引线“滋滋”作响，各色爆竹便“咻”地直冲天际，“噼里啪啦”的炸裂声轰然响彻整个夜空。一枚枚礼花在高空炸开，碎成漫天星火簌簌坠落，没多久，澄澈的夜空就被此起彼伏的

炮仗炸得灰蒙蒙的，空气中瞬间弥漫开浓浓的烟火气。

还没等自家接完神，我们几个小伙伴就不约而同地跑到赵家院子里，他家的孩子多是上班族，每年买的烟花多。看着那些新奇绚丽的爆竹——炸响，就像在城里看正月十五的焰火一样，大开眼界。偶尔我们还能帮着点上几支，过一把亲手放炮的瘾，别提多高兴了。

接神仪式一结束，老家的熬年习俗就正式开始了——年三十夜里是不能睡的。大人们围坐一起继续打扑克，我们在屋里屋外玩，直到困得睁不开眼，各自散了回家睡觉。

第二天一早，又抖擞精神地爬起来，跑到各家放炮的地方捡哑炮。每次都能捡到小鞭、大炮仗，偶尔还有花炮，不过这些“战利品”转眼就被我们在嬉笑打闹中放得一干二净了。

大年初一，依照老家的规矩，拜年先从给祖母磕头开始，道一声“奶奶过年好”，祖母笑着把压岁钱塞进我们手里。接着又给大伯、二伯、三伯和父亲拜年，自然也能收到红包。这拜年的仪式，是我从小看着父辈一年年践行，一代代传下来的。传统习俗之美，或许就在这躬身践行之间，在贺岁的问候与红封的传递里。

正月里是小伙伴们最欢乐的时光，每天嬉笑打闹，玩得不亦乐乎。到了正月初六，村里的小型秧歌队开始挨家挨户拜年。铿锵的锣鼓一响，欢快的秧歌一扭，热闹的氛围漫过街巷，我们追着秧歌队一路看一路闹。那时的秧歌表演就是图个助兴乐呵，谁家高兴了就撒些糖块、递包烟，即便什么都不给，队员们也绝不会索要。

转眼便是正月初十，开学的日子近在眼前。我收拾好行囊，不舍地与祖母告别，也与氤氲着烟火气的老家作别。



冬日山溪

●邓嵘

万木凋零季换装，小溪又把激情藏。
冰心一颗凝成玉，留待春来润北疆。

七绝·冬寒

●黄玉娥

岁序冬寒九州，霜风凛冽锁高楼。
冰凝大地千山寂，雪覆青天四野幽。

五律·塞北的雪

●霍跃庭

玉屑纷纷落，茫茫一夜新。
百川披素练，旷野覆埃尘。
石径埋痕浅，梅枝绽蕊真。
休言寒刺骨，大地蕴阳春。

多雪的大后山

●陈珍

大后山的雪像普通话一样普及
是越聚越厚的阳光
照亮和温暖你的感受
铺展开阳光般巨大的洁白
映穿厚厚冬夜，在厚暗中
一次次闪光
此刻，大后山
正酣梦于大棉被里
喜悦一如孕妇满怀希望
以及发急难耐的期待
期待里有耳朵的镰刀
倾听金黄饱满的歌唱

当你看到自己的呼吸
弥漫出白色的气流
且在须眉间凝固
你就会突然悟醒
这一辈子忘不了
大后山的冷色馈赠

日后，你纵然走进
江南风景，你的审美度里
冰封雪飘与梅雨润箫
必然是唐诗般工整的对视
那一刻，你会下意识
回味着这块也寒也暖
也凛冽也绵厚的乡土
宛若雪杖飞溅的意象
大部分在雪原上
小部分在蓝天上



雄姿 汤青 摄



此处美景惹人醉

●张芮瑾

“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苏轼曾这样赞美灵动的西湖。今天，我想借这份赞美，献给我沉醉的景致——苏木山顶日出时的火烧云。

清晨，我们一家带着对日出的期待，登上了苏木山，山顶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，山峦间像裹了件柔软的白纱，还在安静地酣睡，这静谧的模样，让人不忍惊扰。

就在我们静静等待时，东边的天际忽然有了一丝微光。太阳悄悄探出了一点

“金边”，那光芒柔和又明亮，像仙女不慎遗落人间的一小块金色裙摆，轻轻缀在天际，不刺眼，却足够动人。刹那间，周围的云朵仿佛被画匠涮上了鲜红的油彩，从淡粉到橘红，再到炽热的深红，带着蓬勃的生命力，如万丈光芒洒满大地，每个人都被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。看！晨练的老爷爷，脸上泛着柔和的金光，眼角的皱纹都仿佛被抚平；看！不远处放风筝的小男孩，脸颊红扑扑，金晃晃

的，手里的风筝乘着风越飞越高，向着绚烂的天空翱翔。我伸出手，阳光透过指尖洒在掌心，暖融融的触感顺着指尖蔓延至心底。

生活中总有这样的美景，在不经意间驻足眼底、打动人心。这山顶日出的火烧云，便是最让我沉醉的那一处，它用绚烂的色彩与温暖的光芒，为我的童年添上了最明亮的一笔，也成为开启我快乐之门的钥匙。



深井映着旧月光

●郝晓霞

我默立在姥姥家的院中。屋檐还在，可再没有雨珠帘幕，没有盛水的陶瓮，只在墙根留下一道被时光漂白的水痕。墙角那块方正的水泥板，冰凉、平整，严密得没有一丝缝隙。它下面，是否还压着那口老井的魂？童年时，那井口总氤氲着一种清冽的，带着地气的水汽。井壁的苔藓厚茸茸的，是年代久远的墨绿。我就伏在冰凉的青石井栏上，看井底那一小片天……

那时，姥姥家的声音是活的。灶间里，风箱永远在哮喘、呼啦呼啦，像一位慈祥老者的鼾声；火舌舔着漆黑的灶膛，映得姥姥的脸，明明暗暗；堂屋靠窗处，那台缝纫机“哒哒哒哒——”针脚细密匀称地走过布匹，声音清脆而迅捷，像夏夜急雨敲在瓦上。

那时，姥姥家的空气是有味道的。从前，院子里总浮动着复杂的、层次分明的气息。清晨是柴火微呛的烟味，混杂着鸡鸭的暖烘烘的羽腥；晌午，阳光蒸腾起泥土的微腥，和着西红柿将熟未熟的清酸；黄昏，灶间漫出勾人魂魄的饭菜香。如今，所有的气息都被时间的手掌粗暴地抹平了，只剩下一种空洞的、干巴巴的“干净”，像一张漂白过度的纸。

我踱到姥姥家的后院。那株柳树只剩下一截枯黑的根，突兀地戳在泥土里，像一个不甘心的、伸向天空的问号。昔日里，垂柳蓬茸，如同纱帐。夏夜里，我们就在这柳帐里聊天、嬉戏。姥姥摇着“大蒲扇”，一阵又一阵的香皂味，随风飘来……那风如今去了哪里？

我几乎是逃似的离开了这座过于干净、过于沉默的院子。走到村口的土坡上，暮色四合，我忍不住回望。老屋蹲伏在浓浓的黛蓝里，成了一枚沉默的剪影。没有炊烟，没有灯光，只有一抹初升的、青白的光，静静地洒在空旷的院子里。

井枯了，柳朽了，风静了，缝纫机哑了。原来，故乡并非一个地点。它是井绳与青石摩擦出的微温，是风箱与缝纫机合奏的夜曲，是柳下转瞬即逝的微凉。当维系着这一切的那个人离去，故乡便被抽去了魂魄。

我转身，没入更深的夜色里。月光如水，在我身后流淌，却再也无法，为我照出回姥姥家的路。